

2-MAR1940



# 學文

月

刊

第 二 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一

# 學 文

期二第 刊月

## 錄 目

|          |      |   |      |
|----------|------|---|------|
| 春在堂雜文    | 知    | 堂 | (五〇) |
| 談詩的寫作    | 雨    | 菴 | (五四) |
| 盲卜者      | 梁    | 雲 | (五七) |
| 街房       | 飛    | 白 | (六二) |
| 聽琴(外一章)  | 喬治吉星 | 譯 | (六五) |
| 詩人拜論(未完) | 禾    | 同 | (六七) |
| 山中雜記     | 何    | 漫 | (七三) |
| 人間的狀     | 唐    | 子 | (七七) |
| 無月夜      | 聞    | 元 | (八〇) |
| 駝鈴集      | 吳    | 華 | (八一) |
| 永日雜記     | 君    | 洛 | (八九) |
| 摸索       | 雲    | 風 | (九二) |
| 病後掇拾     | 玉    | 葆 | (九五) |
| 編者後記     | 編    | 室 | (九八) |

## 春在堂文集

知堂

春在堂全書十年前購得一部，共一百六十本，堆放書架上，有學洋之歎。不佞不懂經學，全書中精粹部分以是不能了解，以前陸續抽讀的只是尺牘隨筆雜鈔筆記這一類，大都是曲園先生業餘遺興之作罷了。我向來很佩服曲園先生以一代經師而留心文學，對於小說故事做過好些研究，又讀石台仙館筆記中黃士老爺諸篇，覺得是好文字，非一般說部中所有。近來閒居無事，拏出雜文來看，有許多文章看得甚喜歡，特別是序文一類，覺得在近代文章中是極少有的。平常講詞章的人批評曲園先生的詩文總說是平庸，本來曲園詩自說是出於樂天放翁，文也自認文體卑弱，似乎一般的批評也還不錯。但是，詩我不大懂且慢談，文的好壞說起來頗有問題，因為論文的標準便有些差異。有喜談義理者，不但主張言中有物，其物還必須是某一派的正統思想，所以如不是面紅耳赤的衛道，或力竭聲嘶的闢邪，便不能算是好文字。又有好講音律者，凡是文章須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韓愈送董邵南序，數易其氣而後成聲，然後鏗鏘鏗鏘，各有腔調，聽之陶然。然而在此二派之外，還可以有一種看法，即是不把文章當作符咒或是皮黃看，卻只算做寫在紙上的說話，話裡頭有意思，而語句又傳達得出來，這是普通說話的條件，也正可以整來論文章。我就是這一派看法的，許多傳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過是爛調時髦話，而有些被稱為平庸或淺薄的實在倒有可取，原為他自有意思，也能說得好，正如我從前所說有見識與趣味這兩種成分，我理想中的好文章無非如此而已。春在堂雜文現在便可以給我做一個很好的例。

序文極是常見的東西，人們即便不從文集裡去找了來讀，無論看什麼書大抵前面總可見到一兩篇序文的。但是

平常有誰看了覺得喜歡呢？我近二十年來才學會看書先有序，可是結果多是不滿意，難道真如鄭板橋所說敷衍的太多麼，其實倒還因為照樣式做的多了的緣故，這些天都選得進古文範裡去，在我們想找平庸的說話看的人卻也就不免失望了。曲園先生的序文在書上常可見到，這不僅如章太炎先生所微諷，先生好以筆札汎愛人，雜文自序中也自己承認性好徇人之求，那麼這些序文一定多有敷衍的了，然而我們的經驗是，一部書上有幾篇序，其中如有曲園先生的在內，則其中最可說的必定就是曲園先生的那一篇。在天津徵賦詩，樂邇紀事初稿，習苦齋畫業，眉綠樓詞等諸書中，都是這樣。為什麼緣故呢？作序即使同是敷衍，因為這多少總是賦得，但敷衍也有不同，有如寒暄，一種是照例的今天天氣哈哈，一種也是說今天天氣好或是冷，不過關於冷稍有發揮，說早上見了霜，或是陰寒得很蕭寂，有些物理或人情上的根據，這就覺得有點意味了。曲園先生的序便是關於這事物總有意見要說，說得又有誠意有風趣，讀下去使人總有所得，而所說的却又大抵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難能可貴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極不易及者也。

現在試舉幾個實例。雜文卷一遜學齋詩集序說風與雅的区别，說明後世的詩理也有這兩種不同的風格。荔園詞序論詩詞曲三者變遷之跡，即闡明其特色所在。三編卷三王子安集注序論駢散文其有精義，最可佩服，以駢儷為文之正軌，真通文章體例者之言。又云宋人以八代為衰，奉昌黎為鼻祖，自此以往遂有語言而無文字。此與鄙意甚相合。秦唐兩詩序引楊子雲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論詩中有偏麗偏則兩派，弊壞遺音，香溢流弊，均所不取。玉可重詞序論詞之正宗貴清空不貴傾軋，貴微婉不貴豪放，與荔園詞序可互相發明。四編卷六眉綠樓詞序論詩詞分類偏年之是非，謂詩宜編年，可以考定其生平，詞則以分類為宜。蓋詞之體率婉媚深窈，或言及出處，亦以微言託意，不

如詩之顯明，依年編錄未必足供考証，故不如分類讀之，窺見其性情之微，轉足以想見其爲人。又蔡邕紀事初稿序對於艱深之文微致諷詞，五編卷七可園詩鈔序自述詩宗香山劍南，亦即是此意。有云，「詩固所以寫性情也，騷斷性情而爲詩，其猶戕賊杞柳以爲杯棬乎。」此語亦甚佳，與上文文崇駢儷之說似兩岐，而實俱有至理。曲園先生著作未有專篇論文學者，僅散見於雜文中，序類中爲最多，雖只是散金片羽，而言簡意賅，往往與現代意見相合，實蓋爲之先導，此則甚可貴也。

雜文續編卷二有文數篇，皆關於金石文字者，如慕陶軒古甌圖錄序，問禮龕彝器圖序，兩帶軒彝器圖釋序，畫餘龕古錢拓本序，百甌硯齋硯譜序，文章議論均可喜。古甌圖錄序有云：

「余經生也，欲通經訓必先明小學，而欲明小學則豈獨商周之鐘鼎，秦漢之碑碣，足資考証而已，雖甄文亦皆有取焉。」此數語可以包括諸文大意，簡單的文句理實具有博大的精神。中國學者向來多病在拘泥，治文字者以說文解字爲聖經，鐘鼎碑碣悉不足取，碑瓦自更不必論矣。太炎先生曾謂古代日用食器且少見，獨多鐘鼎，大是可疑，龜甲獸骨則是今人僞作，更不可信。曲園先生乃獨能有此創見，如在金石學家本亦無奇，以經師而爲此言，可謂首開風氣者矣。此外文章隨便舉例如六編卷八唐樓志序，徐淡仙百蘭稿序，卷九東城記餘序，並無特殊意見可說，而就題寫去，涉筆成趣，不費氣力，不落蹊徑，自成一篇可讀之小文。雜文補遺即七編卷二有外弟姚少泉所著書序，則又亦莊亦諧，姚君喜談道與兵與醫，曲園先生稱其談道之書明白曉暢，又謂惜余鈍根仍茫乎未得其門徑，與之論兵則只取其兵貴藏鋒一語，其論醫亦多心得，余固執廢醫之論者，姑勿論也。微詞託諷，而文氣仍頗莊重，讀之却不覺絕倒，此種文字大不易作，遊戲而有節制，與莊重而極自在，是好文章之特色，正如盾之兩面，缺一不可者。

也。書序與記各類中尙有佳文，茲不具論，只以序文爲限，亦不及詳舉也。

讀曲園先生的序文，有時覺得與讀歐羅巴文書籍時的感覺有點相似。有些正論學術文藝，有如導言，但少簡短耳，有些抒情說理，筆致如隨筆小品，雖是七八十年前著作，而氣味新鮮，一似墨色未乾者，此可異也。我們平日寫文章，本來沒有一定寫法，未必定規要復古，也不見得非學外國不可，總之只是有話要說，話又要說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結果或近歐化，或似古文，故不足異，亦自無妨。春在堂雜文中有些與新文學相通即以此故，若我輩寫序雖力或未逮，用意則固不謬，今見曲園先生序文有相近者，此又我們之大幸也。朋友相語，常苦沒有適宜的文章可以給學生讀，左傳史記非無名篇，不過那只能當文學賞鑒，不能作自己寫作的參考，若要勉強去學，勢必畫虎類狗，做成爛調古文而後已。如今看見曲園先生的許多序文，很是喜歡，覺得這頗足供啓蒙之用，雖然一時不能指定那幾篇最合用，但總之在這中間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很好的資料來，使青年學子讀了得益處。近來長久不寫文章，覺得荒疏了，夏天讀春在堂雜文，很想寫一篇小文，但是不敢下筆，一半也因為怕說得不對，唐突先賢，到現在才決心來寫，蓋我深信此類雜文甚於學子有益，故仍來饒舌一番，不管文章的好壞，若是爲個人計最好還是裝痴騷到底，何苦費了工夫與心思來報告自己所讀何書乎，廿八年十一月一日。

## 談詩的寫作

雨菴

詩可以說是激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亞里斯多德說：「詩人可以說是有特別天才的人，或有點瘋狂的人，前者自易於具那必要的心情，後者真能因感情而忘形。」詩人在感情激動的時候，的確能使他自己忘形，覺得自己別有天地而非人間，於是有一種象徵文字表現出來他那激昂的感情。文字與感情本是不可分的，有如靈魂與肉體不能分開一樣。詩人的文字，本是隨感情而自然的表現出來，不受理識的驅使，只有一種覺得非如此表現便不愉快的心情。設若有人一定要追問詩人何以用這樣文字來表現，那似乎是一種無聊的事。就是詩人能夠給你一些理由，也不過是些勉強的說法，並不能道出真情，而且與本來的事實，恐怕也沒什麼關係。因為詩人所應用的文字，只是由於內心的力量，將非理智所可辨解。

因此我想詩的寫作動機，是極其深遠。詩人的作品若不是從深遠的感情發生出來，便不能算是好的作品。就是

一些人讀詩，如果在感情上受不到詩人的感動，便也難以了解詩人的作品。實在來說，詩是發自詩人的心靈，詩人的文字表現，是其心靈的表現，也是心靈體驗的所得。所以詩的寫作，就是生命與自然的解釋，詩人在狂悅的一刹那，可以窺透生命與自然的真實。安諾爾德說：「詩的偉大的力量，不是別的，就是其本身上具有極可驚異極可佩服的充分解釋的力量。這種解釋的力量，不可誤會為詩能黑白分明的寫出宇宙之謎的說明，而是說詩能處置事物，因而喚醒我們與事物之間，奇妙美滿新穎的感覺，以及物我之間的關係。物我間這樣的感覺一經提醒，我們便覺得我們自己與萬物的根性相接觸，不再覺得紛亂與苦悶了。而且洞曉物的秘密，與之調和起來，沒有別的感覺能這樣使我們安靜與滿足。」詩人的宇宙中，沒有一件東西不帶着情感，沒有一樣東西沒有思想，沒有一種東西單獨為自己而生存。「清明時節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

獨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只有詩人纔能感得到，這是詩人的境界。

寫作詩的作品，不能由智識與技術而寫成。從表面上看，有些博覽古今詩歌而奢望著作一個詩人的文人作品，他的文字音韻與體裁，或許是華麗精巧完美得無以復加，

但是不自詩的學識與技術來論，而從詩的實質至上之體驗去說，則經過這樣一番細密的審察，他的作品劣點便會暴露。單就他那文字的特質，即可看出。詩不在文字音韻與體裁的技巧，乃重在文字上直接反映出作者的生活與性格。所以詩的寫作，不自生活與性格發生出來，只在眼目中存着一些格式，加以填法，便不能將情感與文字打成一片，也不過露出格式的原形，恐怕詩的真精神將完全消滅淨盡。

所以寫詩不可模倣。詩的摹擬，不能有詩的價值。詩是貴有活力，有活力便能產生可貴的新格式。詩的發展，不在機械的形式變遷，詩人的生活便是詩的發展上最大的原動力。真正的詩，能使精心的讀者得到一種反應。此種

反應與詩人所有的體驗一樣的激昂，一樣的熱烈，一樣的深邃幽遠。如果有人以輕率淺浮的態度視之，不但誤解詩的意義，也失去詩的本質。在此情形之下，將以拙為巧，以佳為劣，不能分出是非。他將對詩人失望，而詩人對他也更失望了。

從事於詩的寫作，不可只從詩的外形來寫作，從詩的外形來寫作，很容易陷入於拘泥詞句之中，而失去詩的自由。總要認清詩是由自己生活中慢慢的滋生出來的東西，詩人對於人生，對於自然，對於宇宙要有澈底的了解。因為詩的寫作，不從這理入手，只是勉強注着於詩的格式，當然是不會成功的。

至於寫作的經驗，只在當時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只可以意會。卮管先生談酒一文有曰：「做酒的方法與器具似乎都很簡單，只有煮的時候的手法極不容易，非有經驗的工人不辦，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請一個人來，俗稱酒頭工，自己不能喝酒者為最上，叫他專管鑒定煮酒的時間。據說這實在並不難，只須走到缸邊屈着身聽，聽見裏



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的樣子，便掣來煮就得了；早一點酒還未成，遲一點就變酸了。但是怎麼是恰好時期，別人仍不能知道，只有聽熟的耳朵纔能夠斷定，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別古物一樣。「這一般話非常精妙，很可想像經驗之不能言，只在意會了。」

現為詩。因之，詩的寫作，要自生活中滋生出來，決不可先重形式，只注意於字的推敲。若真能自生活中滋生出來的，又似無理由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

總之，詩是文藝中最純潔的一種內心的表現，與生活

### 讀阮元文言說書後

魏晉以來。始有駢偶之文。渡江而後。日趨縝藻。漸以聲韻約束。至蕭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洎乎王揚。則鏗鏘悅耳。下逮樊南。則靡靡可喜。然愈近愈薄。愈巧愈卑。至其末流。乃有誣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文體至此。直是魔窟。所當亟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然昌黎文初出。即裂晉公亦駭而不許。蓋習尚之移人也如此。無怪乎阮氏以用韵比偶為孔子之所謂文言。始亦見之偏解。按正義曰。文言者。是天子第七翼也。以乾坤為易之門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作文言以開釋之。是也。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夫圣人贊明易道。申說義理。為言何取乎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云爾。以文飾華彩為文言。固失諸固。以用韵比偶為文言。尤近于誣。乃阮氏之言曰。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韵。修詞以達遠。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嗟乎。信如此言。則宏徵博引之言。不得謂之文。必駢四儷六之言。乃謂之文也。正言論之言。不得謂之文。必離球藻麗之言。乃謂之文也。不其謬乎。竊嘗論之。文章趨向。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今文之不及古文也。非必散文之勝于駢文也。韓柳不輕王駢。歐蘇不輕楊劉。豈惟厚道。直是虛心。蓋實見得古人真處。方將低回翫味之不暇。敢相輕乎。若阮氏者。猶不免文人相輕之習也。

## 盲卜者

梁 斐

五七

兒時，住在鄉村裡，有過不少的時間都耗費到惡作劇

悽悽的靜住了。

上了。尤其覺得有趣的，是故意和那些眼睛失了明的盲算命者爲難：如果在夕陽遍鋪的陌頭上，看見他像一隻夜雁似的用棍子摸索着路途前趨，挺着脖頸，渺渺茫茫的搖擺，我一定曾從遠遠的地方送去一把塵灰，或擲上幾塊硬的砂石。但如在寬闊的廣場上，碰着他盤膝坐着乾草，像菩薩樣的替人推命，則立刻便要悄悄然把他那根行動離不得的馬匹藏起來了。這些，都是令他難以忍耐的，既含有侮辱，又富有欺凌，雖然他極能鎮靜，努力擺脫，也終究是免不了要暴躁起來的：他始而尋技，質問，既而嗔叫，罵街，甚至急得滿頭流汗，但這只足增加有眼睛的人的樂趣，我是非至他累得收斂了脾氣，不肯間斷的我的把戲的。

現在，回想起那靜住，是不能不碎心的，他充分的表現着無上的悲哀與寂寞，像末路的英雄，像窮途的旅客，像一位孤苦無依的孩子，即使有高遠的抱負，有衝破胸膈的憤怒，有流水似的苦情，也惟有低下頭了。同時，因爲摸不着同情，摸不着任何一縷人生的體諒，所以依聽不到他半聲太息，假使世界上還有荒島於無人的角落裡存在，我想，他極像那落影世外困餓得要死的孤魂，但在當時，我是很愛看那孤魂的寂寞的，一若每人的竊笑，都須用他的苦臉換取一般，這，自己雖不是有意的在遭踐靈魂，漸漸的，年深日久，却都成爲懺悔的資料了。

尚記得，我最願聽他那沉著的鏗鏘聲，敲着非常悠閒的調子，一聲，兩聲，從街頭移到街心，再消匿於無垠的曠野裡，像蘊蓄着不盡幽美的情趣，其實，是暗藏着人生的慘痛的。聲音，對他當是唯一的心之伴侶，生命的知情

者。從黑暗中摸索着生，摸索着長，將來還要從黑暗中摸索着死去，假使世界再缺乏了聲音，那麼，他連一絲憑依一滴清水也得不到，恐怕就失去摸索的力量了。

而且，我常常懷疑：在他的想像裡，月亮的美，太陽的光，紅的花，綠的葉子，以及一切的形狀，情景，該被

怎樣的猜測着，他也曾穿過一件新做的布袍或鞋子，甚至帶了同樣盲目的婦人，一同摸索，那時，在童年的心情上，往往使我想到了：他是否也會如我似的度過新年的快樂，或做過塗滿顏色的夢？喜歡各種奇形怪狀的玩具？美麗的而龐如陪伴着他，又是否能令他感到愛情的引誘呢？愛，是很神秘的，有時須在黑暗中培養，有時又要有光亮才能表現，如此，盲人的全份生命，雖然缺少太陽，愛，當也不至把他完全拋棄了。

有時，我裝着馴順悄悄的跑近他，放低了聲音給他講話，他永沒懷疑過面前這聲音懇誠而柔弱的孩子，剛剛做了頑皮惡劣的事，使他難堪。而且，假使他沒有顧主，或坐於冷落的屋角下等待問命，像神話裡邊那些預言者一樣

，是很願意和孩子們談笑的，誰要肯依附於他的腳下，誰就可以享受一個真摯的撫摩；因此，我是得到過不少的寵愛的，但惡作劇的念頭，卻沒有一刻消逝或停止過，也許還在他慈祥的情緒如泉水似的貫注時，我便開始聽事的行動了。

戒悔，在孩子們的心目中，是比聽人講說倫敦的霧還要模糊的；他只知道高興，快樂，拍着小手哈哈的笑，事前不會思索，過後是連任何微弱的尾巴也留不下的。所以，進到教堂裡。你很難看到一個孩子在流着淚懊悔，只能聽到一聲一聲的太息從低着頭的老年人嘴吧裏溜出來，同樣的，白天試了無數無邊的醜相，夜來，睡到床上，我照例能安靜得像河面一般，即使有夢，也是要張着嘴跳着腳插着翅如翅膀飛翔的，這些，成年人回想起來都是不可解，在孩子，却只是一曲蹊徑細流的微言。

我沒有見到過一個盲目盲人被誰喊叫過一聲「爸爸」，倘或被一個孩子牽着拐杖，也沒想到那會是他的兒子，故而，我總想：他們都是沒有孩子的；家，當然更不會

容許那麼特殊的人物，他們只配住一住野寺，或倒在人家的牆根下被夜風吹得縮着頭戰慄。孩子是不瞭解任何曲折性的同情的，我只以為他很像阿三養的那匹餓得瘦弱的狗，除了可以給人間添加憎惡而外，他是一無所用的。至於在推命時他都給圍觀的人說些什麼，我壓根兒就沒注意過，那是司空見慣的事，同看見耍猴兒戲的在一旁打鑼一樣，只可以使我一時覺得有趣，轉眼就忘記，但偶而看見那些被算過命的人，離開他後那種悽苦的臉或心足意滿的神氣，便不免要引起我一剎那間的茫然了。

一天，我病了，雖然沒有太大的痛苦，也是不能不呻吟的，從早晨，到日落，睡過通宵，次日睜開眼一見初上的朝陽，仍然是繼續着呼聲，表示病魔還不曾離開我。母親焦灼得很，她除了煎藥之外，還三四次的捧着香火求神、水菓，零食，糖，玩具，以及我日常最愛吃的飯，都做到了，依舊是半醒半睡的躺着，閉着眼睛裝一副昏沉的樣子，病孩子息家庭中的王子，誰敢不分担些憂愁呢！父親也想辦法，哥哥也東奔西跑的求醫，我則連什麼都不管

，只迷離徬徨的做着怪夢，間或說上幾句不清晰的話，慢慢的，大家的眉頭都繃起來了。一直不見好轉，實在不能不令人憂愁的，一條黑黢黢的影子，遮掩着他們的心，連我自己也有些悽然。午後，飯都沒吃好，大家仍是死氣沉沉，自己好像故意要添加他人的煩悶一樣，總擺着一個病情沉重的神氣，母親一見，簡直淌出眼淚了。她悲苦得很，似乎受着許多罪難，最後，她忍不住了，告訴哥哥說：『我給他算一算命去，好在李瞎子常常在家，他可以推算出人們災禍的生滅，』果然，她去了，我心裡很明白，

因為時時的有點頭痛，躺得也倦了，故而，頗願意聽到些關於自己命運的事，藉以瞭解是否連這點小小的不舒適，也在生辰上注定了。大約有兩個鐘頭上下母親匆匆忙忙的回來了，她半很暢快，很稱心，剛才臉上的愁雲慘霧已消失淨盡，脚步也變得輕快而有力了。進門後，態度很和緩，她悠然似的向我說：『不要緊，這是一點小災，你一半天是就可以好起來的，』立刻這一個家庭好像復活了，重新充滿着新鮮的生意。當時，自己雖然還沒領悟了什麼，

却把向來對於盲算命者的憎惡與取笑減低了，總覺得他可能的把握着人生的疾苦，或預知每人的來日，母親對我是一個神聖的主宰，而她的憂悒却可以被失了眼睛的人解除，實在，這使我不覺得神秘而奇怪了。

日子推着一切人的年齡滾轉，把心情推得沈着，把臉色推得呆滯，把盲算命者的影子也從自己的記憶裡推遠了，五年前，某個午後，我住在紅綠掩映的沙灘上，忽然聽見一聲遙遠的鄉音：小學時代那位近視眼睛的老師，完全

失明了。這是怎樣也禁不着我陷入悲忱的，像全世界都絕滅了光明一樣，周圍似乎只是一個地獄的籠罩。想到老師的被太陽拋棄，變成了一個最可憐的慘傷者，自己的心是碎了；同時，在絕望之中，又聯想到不少悲哀盲了目的入物，及其悽惻動人的故事。我的老師也許已經和那些盲算命者擠在一起，從曠野摸索到荒村，從荒村誤躐入叢林，被所有的玩皮兒童在捉弄了！

這位老師是我平生最敬愛的，欣慕的，他慈祥，和藹，坦白，大方，明瞭而爽捷，講起書來，縱橫上下的徵引

，沒有人不暗地裡讚嘆，尤以理解算術法時的那種敏銳與深刻，是非令你五體投地不可的。在學校裡，他待我像自己的孩子，到社會上，確又變成極貼近的親友了。為我個人的事業，私行，無論是非，他都當成自己的事情做。替我奔波，替我犧牲名利，替我賠上整個的生命，希望我能走一段理想中的路子，結果，除了慚愧自恨而外，我沒有任何值得報償他的地方，而今念起他失去了眼睛，永不能重看我一瞥的遺憾，是再也止不住熱淚的冒湧了。

因此，我夜裡做過許多淒切哀婉的夢，都是那盲了目的老師在扮演着。如：一直的撞了牆壁，一腳踏進陰溝裡，也會看到他彼一個玩皮的孩子牽入泥水坑中，氣得額面蒼白，雖然那孩子並不真的就是自己的幼年，但在醒後的枕上，也是照例要虔誠的請求一陣上帝之赦宥的。夜，是無聲了；夢，還不曾完全隱去，即使人的精靈可以交往，也唯有用獻獻去傳達我的慰藉了。

最後，頹唐得像一隻白晝的蝙蝠，糊塗竟日，我知道，我是再也挨遲不得了。於是，趁着冬夜的某一次晚車，

我跑回了盲老師的身旁。初進門，他正在院子裡晒太陽，

靜靜的閉着眼睛，像在「打坐」，待我用依前的調兒呼喚

一聲「老師」，後，他簡直呆住了，聽着似我，可又不敢

信，但他終而浮出一縷笑紋說：「你看，我瞎了，」接着

就問我許多關於路途的事，古城的風光，燕北的山水，看

見他那表情波單的面孔，清潯的淚水又把我的衣襟滴濕半

幅，可是他自已不能察出任何用眼睛的事物了。

一連伴他住了半月，扶他走路，喂他吃飯，讀書給他

聽，我永不會提起那眼睛怎樣失明的事，也許是怕創傷他

老年的心腔，也許是為掩蓋我自己的病楚，我覺得，那是

萬萬也提不得了。一次，睡午覺，醒後，他問我：「天已

昏黑了把？」其實太陽還正照在屋頂上，同樣的，睡到午

夜，他也喚醒我不止一次，總以為早晨經過午了。這，是都

足夠令我碎心的，刻在腦子裡，隨時可以使我酸苦的思念

。高興了，他也曾說過要做算命者的話，令我替他敲着小

鑼，當時，我充滿了羞慚與懺悔，恐怕與悲哀，現在想起

那時的話，仍然是陰悽得心頭，真的，我我怕那悲慘的結

局了。

而今，又是幾年沒見盲老師的罷了，但所有伴着他時

的那些慘淡影子，確不會離開我，想也永不會離開了。住

在這陳舊的古城裡，什麼都覺得像隔世，唯只老師那兩隻

整日閉着的眼睛，總執拗着放在記憶的浮面上不去，尤其

不幸的，是不斷的在小胡同口，大街上，馬路的兩旁，或

各處的廟會上，仍會遇到些盲目的算命者認真的替人推算

。甚至，在電車上，有一次也看見兩位，他們大聲的談着

話，並且是關於外國的人情風習的，這，對於我，也未免

太不調和了。看着他那沉鬱的姿態，即使轉動也像閃光一

般的兩眼，時常默誦着聖經似的嘴唇，容易低頭尋思的習

慣，慢慢的步伐，是都令我十分狠狠的：首先引我想起的

，是故鄉的他們那些同命苦者，與自己的童年，其次，便

是那五六年來不知晝夜的老師了。

陳介白著

修辭學

代傳處：全國各大書店

# 街 房

飛 白

搬到這僻靜的胡同居住，已竟是二年了。雖然居屋是南房，間量又小，朋友們不斷的勸我遷居，而個人却依然不願移動。原因是這胡同倒僻靜，院子又落寂；從騷擾的街市歸來，能剝掉了煩擾，作片刻的寧靜，這年景，寧靜也就算是幸福了。

同院住着一位年近五十歲的老婦人，和兩個孩子過活；聽說這老婦人的丈夫，外出幾年也沒歸來並且也沒有音信，她常常倚着門限呆望空去，像是深深在憶念遠人。

尤其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彩霞和白雲相連，一羣羣的鳥從頭上飛過去，她總是要吐出一聲嘆息轉身回到屋裏的，瞅着她漸斑白的頭髮和背影，常常使我的心情也寂寞黯然了。

兩個孩子都是十幾歲，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這兩個孩子在活潑淘氣的時期，却是那樣的沉穩，鎮日儼好像是黃昏時要進窩的小鴉，不活動不作聲的，老是靜默

的站着或走路。在同院裏除去了這幾人以外，再就要述說到我那養活的一隻雄貓了。牠的全身是白色作底，又有星零的桃形的黑毛，一條粗長的黑尾巴，性子很溫馴，不像別家的雄貓那樣亂跑亂叫，每天多半是在床上成在院裡酣睡，有時候也精神活潑的拿一件東西作對象，跑跳的玩耍，我在寂寞中，常常以小貓為對手消磨無聊時的時光。

隔壁的街房，我不大明白人家的底細，但在我搬到這房子不久，却聽到過那裡嚷罵，啼哭和糾打的聲音，壓沒了遠處的狗吠；當時我心緒很煩騷，曾暗罵過「這女人！」

事後同院的老婦人對我說：

「那家的事很難說，真是清官難斷家務事。您沒見過那個矮胖的男子和黃瘦的女人嗎？」我對着老婦人一面在翻動眼珠子追想，一面點頭；那老婦人又繼續說：

「那矮胖的男子就是丈夫，黃瘦的女人是他的大婦人

。在門前常領一群孩子站着的是他的二婦人；大婦人抽白面，眼前有一個小女孩子。錢是在二婦人的手裡把持；因為錢，她倆時常鬧鬧！」

當時我曾反問一句說：「錢爲什麼不在大婦人手呢？」

「隣人冷笑了嘴裏的牙：『不是吸白面嗎？二婦人又是六個孩子，丈夫一個月僅有百元的進項，哪兒夠？她——』

到是個過日子的人哪？丈夫很老實，下班以後好打個小牌，家裏的事是什麼也不管。兩個太太他都懼怕！」老婦人說完以後吐出了一聲慨嘆，從此我也漸漸的瞭解了隔隣嘆

關的原因。

此後我常常看見她二婦人站在門前，一大群的孩子圍在身邊，服裝都很不整潔；懷裏還抱着個約莫一兩歲的。

她的個兒很高，身體像很健壯；上額很寬，用前額髮垂遮着，鼻子高高的，看着好像把兩個眼睛隔離遠了。常操着南方腔的北方話，叱責淘氣的孩子們。

有一次，也不知爲什麼，她的大男孩子和近隣沒教養的孩子打架，那沒教養的孩子，廠着胸，兩手叉着腰，在

她的門前，高聲叫罵，正是六月晚飯後的時候，惹得隣人都出來圍上去觀望，她抱着孩子一面安慰那位沒教養的孩子，一面笨拙極的去追打自己的兒子，她兒子閃躲的繞灣跑，她也追不上我在傍邊看着她那難恥和忿怒的面孔，頭不肯抬，眼睛也幾乎不敢去看隣人，很替她難過，暗說：「這是多麼可憐的女人！」

其間是山夏季到了秋天，氣候漸漸淒涼，街市上擺滿了蟋蟀和螞蟬罐，夜裡也有「唧唧」的鳴聲，就是這時候的一天，忽然發見我家的貓鬍子被人剪掉了；細看小貓已不像往日的威武，拖着尾巴垂頭喪氣的像是很可憐，夜裡問聽到老鼠作響，自己暗想這是貓失了威嚴而不避鼠了。

後來胡同裏的小孩子告訴我，貓鬍子是被她大孩子剪去做鬥蟋蟀的工具了。我很不平，她的孩子還常常蹣跚在我的門前，和隣兒鬥蟋蟀，我幾次想申責他而又忍下去了；但是心裡却總埋怨她對於孩子的沒教養。

快到八月中秋節了，正是水菓在市場上輝映新艷光澤和栗子飄香的時候傍晚，我袖着手獨自望星的時候，從東隣



又傳來了兩個女人喧嘩的聲，我急急邁步到屋裏，爲忘掉剛才的煩擾，從書架上拿下了一本小說，專心的去看，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喧嘩。

在中秋節前的頭三天，我從街上回來，正遇見她丈夫吃力的抱着一個大棉被包向汽車上搬，我走近細看，從被頭露出她那亂蓬的頭髮，枯黃的臉上和深沉無光的眼睛，孩子跟在後邊又啼哭的在呼叫「媽」。她丈夫和汽車夫坐在一齊說：「上協和醫院去！」汽車鳴鳴的兩聲，揚起了一陣塵埃。

在中秋節的晚上，月亮是特別的明亮團圓，蔚藍清朗的空中，小星也都沒了顏色，僅有幾顆較大的星遠在閃迷着眼；皎潔的月亮是那樣的圓滿無缺的，照着大地上撒下了明澈的銀光；我在院中敲着蹲踞在樹枝上的花貓和凋零下落的枯葉，忽然傳來了一些小孩子的淒涼悲慘的哭聲，好像隨着月光散到了人間，我歪着頭傾聽，做出了驚異的眼光。

同院的老婦人看着我驚異，出來對我說：「那家的

女人在今天死去了……！」

「啊……是麼？」我詫異的沒說出什麼。

「可真可憐哪！」老婦人悽慘的說：「送死的衣裳都沒有！孩子的孝服還是租的。」

「那麼，那些……孩子呢？」

「她死去了，還管得孩子嗎？」

這老婦人袖着兩手，臉仰望着圓月，從眼角上流出了晶瑩的淚珠：

「月是圓哪？……」依然望着月亮，而不作聲了。

我低頭回到屋裏，當晚做了不少怪夢，而且，從此每逢夜裏不睡的時候，我總是暗想：「她死了，死了母親的孩子，那一大羣的孩子呢？」

吳乃禮著

江南韻事

總代售處：東方書店

# 聽 琴

喬吉星作  
禾草譯

六五

聽 琴

近來，我總是想聽音樂。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如願了。

昨天我必須上愛克西特。太陽將落時我到了那兒，辦完了事，又在溫暖的暮色中轉身走回家。在梭茲赫地方，我經過那開着第一層樓窗的宅子的時候，聽見鋼琴的聲音——熟手所彈的曲調。我停了脚步，期待着，而一兩分鐘後那音樂家開始奏我最愛的曉班的夜曲了——我說不上來題名是甚麼。我心跳起來。我站在漸漸濃重的黃昏中，那愉快的聲音飄盪在我周圍；我完全因為狂喜而發抖了。後來樂聲隱沒，我等著，希望再奏一曲，然而以下沒有了，於是我走開。

我不能在願意聽音樂時就聽得見，這於我是好的；無疑地我不應當有常常由於偶然而來的這麼深切的樂趣。我往前走著，忘記了遠近，到了家還不覺得走了一半路，對

我不相識的施恩者覺得感謝——一種往昔我常經驗過的心境。有好幾次，不是在我最貧乏的日子，而是在相當貧乏的日子，有人在我住的宅院裏彈鋼琴——一到那時候讓我有那麼多麼歡樂！我所謂「彈鋼琴」的意義極廣汎，按我個人說，我是很寬容的；只要最廣義地可以稱為音樂的，我就歡迎而且感謝；甚至「五指練習」我也有時覺得比不彈好。因為正是在我寫字的時候那曲調方對我有幫助而且可感謝。我相信在那種環境之下有的人會被逼迫得瘋狂起來的；類似樂曲的聲音常常像天賜一般送來給我；它調整了我的思想；它讓文字流出來。甚至街上的風琴也讓我心曠神怡；我見它們許多頁的情——都是在否則就會煩惱憂鬱的時候寫了的。

也不止一次，我夜間走在倫敦街上，困苦而且一文莫名，從開着的窗中來的音樂留住我的脚步，簡直和昨天一樣。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這樣的一次，在伊敦方場，我走回

柴爾西的一夜，疲乏，餓餓，爲受挫折的熱望所苦。我已經步行了許多許多哩，盼望使自己倦怠好睡得着而忘記一切。那時候鋼琴的曲調來了——我看見人家裏有一個慶祝會——有一小時左右我狂喜着，被邀請的客人們沒有能夠這樣的吧。我到了我的可憐的寓所時，我不再因欲望而嫉妒或發狂了，但入睡前我感謝那位不相識的人，他曾爲我彈奏，給我安寧。

塔 地

斯賓諾沙說，自由人想到死亡的時候最少。我不可以稱自己爲自由人，照他的講法。我想到死亡的時候很多；真的，這想頭永遠在我心思深處；然而在另外的意義上說我確是自由的，因爲死亡並不讓我感到恐怖。從前我怕過它；不過那只因爲我的死亡對我的努力爲生的人們是一種災害；生存之停止這件事從來沒有力量苦惱我。痛苦我却不能儘量忍耐，受長期病榻之苦的磨難我，想來實實在在覺得可怕。畢生刻苦奮鬥，以幾分英勇的鎮靜對抗命運的人，到臨終時會爲僅是疾病造成的軟弱所玷辱，是一件

可悲的事。但我幸而不常受那不幸的預感的煩擾。

我總好轉出正路去徘徊在鄉間的墓地裏；那些田野的安息處對我之可親正如城市墳冢之可厭。我讀了碑石上的名字，想着那些人們生命中的焦慮和恐懼都過去了，就覺到深切的安慰。我並沒有有一毫悲哀之感；無論那是一個孩子或一個老人，我同樣地想到快樂的成就；終結已經來了，帶着千古的不安，來得遲早有甚麼關係呢。最難得的是「His Jaet」（某某葬於此處）這樣的祝賀之辭。最難得的是死亡的尊榮。最高尚的人類踏過的路徑，他們已經繼續走上了；一切生存者所極端需要的，他們已經得到了。我不能爲他們哀悼，不過想到他們逝去的生命，引動我一種友愛的溫情。在這悲哀的沈默之間，死者似乎對命數尚在延遲的人低聲勸勉：我們如此，你也必如此；看我們的事靜啊！

代 郵

陳鈴，李釋軒先生：希賜尊址，俾便通訊，爲荷

魯 深

## 詩人拜倫

大同

六七

## 四

一八〇八年拜倫已經是劍橋大學的卒業生，他茫茫然的開始向遼闊的社會進行。

然而有一個新的希望使他憧憬着；那便是卒業以後，在年輪上他將達到成年水準，不但可以獲得貴族院的位置，在財產上也可比目前自直些，所以他便安靜的回到紐斯台德的老家去，等待那快樂日子的來臨。

那古老的莊園，有如一產陰森的古寺院，庭院長起蓬勃的雜草，屋裡落滿了塵埃，真是舉目淒涼，拜倫隨便打掃一下，便選了一間作他的臥室，設置異常簡單，除了一張大床和壁上的一些油畫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和寢室通連的一間，傳說是常有幽靈出沒的，然而他並不重視那些；此外還有一間寬敞的房子，便成了他的書齋兼會客室；餘下的幾間，也放了些床鋪和桌椅，是為客人的住宿而安置的；他只簡單的佈置一下，其餘的房子仍舊空閒

着，讓塵埃一天天的厚起來，這中世紀的封建式的住宅，使他非常愉快。週圍有遼闊的森林和荒蕪的草地，使他的心沈進寂靜裡，每天他守在桌頭，不停的寫下詩句。當他倦乏時便走到庭前，扶着老樹作他的遐想。有時也脫光了衣服，跳進庭前的池塘裡，在澄清的池水裡，像小魚似的泳着。

他住在這樣平和的氛圍中，然而他的心不能夠永遠的安寧，因為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正在搔着他的心。事情的發生是因爲在他的莊園近處，隔着一段花草的細徑，便是阿那列斯的府邸，那府邸中現在由瑪那達斯夫人居住着，今日的瑪那達斯夫人，也就是昔日的梅麗小刺，他曾經拒絕過拜倫的熱情，她會折磨過少年的柔軟心魂。

拜倫的皮氣向來是不肯離開自己所厭棄的事，所以他便毅然的去造訪昔日的戀人，他非常冷靜的和梅麗談着，漸漸的已經到了晌午，他坐在梅小姐的身旁，然而他幾乎

是呆在那兒，老半天的說不出話來，梅小姐這時也很沉默人；

「異！老傢伙，乾一杯！」

，只是凝視他的臉色，却一言不發，她對於今日的拜倫已變成了那樣美的少年，是有着無限驚奇的感觸。幸而梅麗的丈夫還是興致勃勃的談着，才不致使這次的會合陷於窘况。梅麗的丈夫不過是個鄉村的紳士吧了，除了打獵騎馬以外，對別的事都沒有興趣，自有生以來，他只讀過一本書，他並常以此自豪。

拜倫有隻心愛的犬，叫波真，他常常不避勞辛，救牠種種的玩藝兒，他時常跑到地下室裏的游泳池中，裝作被溺的狀態，那隻愛犬便跳下去救他出來。那年的十一月，愛犬忽然害了病，他幾乎是忘寢廢食的日夜看護着，他用手為愛犬拂拭口邊的濃泡。波真從來沒咬過人然而最後會咬了拜倫一口，就死去了。這使他異常悲哀，他含着眼淚說

拜倫抱着一顆異常沈重的心回到自己的住宅，拿起鉛筆寫了五節短詩，借着這短詩來發洩內在的愁思，打算醫治他寂寞悲病的情緒，然而這怎麼能夠安靜得了。他為了解脫寂寞的苦痛，除了招幾個好友來談談，再沒有好法子了，於是便寫了幾封信，去約請在劍橋大學時代的友人。第一個應招而來的是霍布晤斯。

「我所喜愛的完全逝去了！」他把愛犬的遺骸裝進一隻古式的甕裡，葬在寺院的祭壇下，並且立了一塊小碑，上面刻着祭文，他曾為此而作了二十六行的短詩，略洩胸中悲意。他對老僕說：

「你將來死的時候，也埋在這兒吧！」

他攜着知心的友人，逍遙在叢林的森林中，出入於幽深的庭園，白天一塊兒寫些詩文，到池塘裡去遊泳，夜裡就繼續他們的長談。為他們作飯的只有一位老年的僕人，霍布晤斯常常盛滿了美酒，把杯子遞給在後邊立着的老僕

可是老僕馬列對這番善意不能理解，他對這少年主人的心是並不會感謝的。他回答說：

「我是不願意一個人睡在那隻犬的身旁的！」

「阿，那不要緊的，我將會回來伴着你們！」這樣的

解脫雖是出自他的內心，可是老僕始終難懂他的好意。

一八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他所期待的成年終於來到  
了。

他在古莊中，招來許多友人，殺了一頭牛招待大家，  
夜裡開起一個簡單的跳舞會，和鄰近的村人們熱鬧了一場。  
那天他爲了慶祝自己的成年，特別高興，曾打破了向來  
的慣例，吃了一點肉拿，並喝了一瓶麥酒。

三月十三日，他出席貴族院，舉行宣誓典禮，從此他  
便占了議員的位置。在舉行儀式的時候，當然要有自己的  
親近人待爲介紹，然而他的族兄卡拉爾卿並未出席，他只  
伴了友人達拉斯走進議院，他只一個人孤伶伶的舉行了宣  
誓的大典。當時出席的議員也很寥寥，其實就沒有幾個人  
影。宣誓禮終了時，大法官那爾頓卿從議長席走過來，伸  
出手來迎接他。然而拜倫的態度是冷冰冰一般的涼，他只用  
指頭觸觸那人的手，他沒有同人家握手。拜倫只到反對席  
坐了坐，便走出來，這便是他第一天的議院生活。

從議院走出來，他對達拉斯說：

「我不願參加到任何的政黨方面去，我討厭他們。啊  
，從此我的議院生活算結了，我還是到國外去吧！」又  
經過兩個星期的工夫，他的第二本詩集「英國詩人和蘇格  
蘭的評論家」出版了。這集子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實在佔  
了很重要的部分，下面我們約略的說說他的詩風在他和文  
學士的地位。

五

拜倫的聲名雖然是因爲浪漫詩「哈露得巡禮記」而高  
揚，然而他的真正價值却是在於許多諷刺詩，尤其是他能  
獲國外的多數讀者，完全是由於他的諷刺詩。他的諷刺詩  
最完善的作品當然要算是在意大利發表的「頓吉安」了，  
不過他最爲世人所注意的諷刺詩却是現在我們所提到的「  
英國詩人和蘇格蘭的評論家」，這本集子的問世，在他的  
一生中，可以說是劃時期的作品，對他一生的影響很大。  
英國的諷刺詩要以多萊丁（一六三一—一七〇〇）爲  
創始者。當時正是一六八八年名譽革命時代，那時的一般  
文人，受了政治的社會的批評精神所影響，當然就形成了

民族文化的批評精神，自名譽革命以後，英國的社會上還熾烈的保有這種批評精神。一般文人對時代，政治，生活，予以種種的批評和分析，有的人採取了散文的形式，有的又以韻文的體裁來表現，其中表現的方法最優越的便是多萊丁。他不憎惡然而苦笑，不非難醜惡却揶揄愚昧，那種典雅的批評態度，多萊丁確是諷刺詩人中的巨擘。

在多萊丁以後出現的有霍布（一六八八—一七四四），他的技巧實在和多萊丁不同，他是以整齊的詩形，洗練的章句，以及富麗的情緒而風靡於世，在十八世紀英詩壇的王座上，他燦然的放着光輝。

拜倫讀書的時候，就正是霍布的詩大紅大紫的時代。當時拜倫孜孜不倦的讀霍布的詩，甚至立志趣來學他的作風。拜倫曾讚嘆的說：

「霍布要算是英國詩人中最完善的」位，他是我們道德論者中最純真的一人」

不過人格主義者的拜倫，雖學了霍布的諷刺詩，可是他却最近似斯耶福特（一六六七—一七四五）。比如拜倫

的傑作「頓吉安」，便是受了斯耶福特的影響，那韻腳的巧妙，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斯耶福特對於人類相愛的情感，也極感動了拜倫，融會在他的厭憎觀的骨子裏。

此外對於拜倫有些影響的便是紀慈（一七五六—一八二六）了，他比拜倫大三十二歲，却後拜倫二年而死。當拜倫漸漸長大起來的時候，紀慈已經是天下知名的諷刺詩人和大評論家了。且為英國一流雜誌「四季評論」的主筆。可是拜倫常常違反了他的忠言和勸勉，拜倫曾說過：

「我常以為紀慈是我文學的先導，可是又常常是他不肖的孩子。」

拜倫以後又超越了這位師表，而更前進了數步，這詳細的情形我們以後再加以討論。

拜倫既是生於這種諷刺詩風行的時代，於是便以諷刺詩的面目而成長起來，他受了「愛丁堡評論雜誌」的激勵，便發表了諷刺詩「英國詩人和蘇格蘭的評論家」。此詩集發表之後，很聳動了文壇的視聽，於是三版，三版，以至五版，一八二二年竟至絕版。

這詩是由兩個目的而產生的，「蘇格蘭的評論家」是對於當時惡毒卑怯的評論家加以抨擊，「英國詩人」是非難當時的許多浪漫詩人，是企圖援護諷刺的詩風。

他如此毅然與當代的文豪挑戰，是很使人吃驚的，尤其是對於匿名攻擊他們的評論家，則以堂皇的態度，加以反駁與痛擊，以一個青年而能如此，這也確是一種偉大的舉動，所以他便因此而獲成功。

可是他這種攻擊英國湖畔詩人羣的態度，並不能博得識者的同感。不管是他如何急於擁護霍布斯的詩風，而對當時英國鼓吹新生詩風的詩人，尤其是對於威茲瓦斯的詬罵，人們都是爲他深致惋惜。

這也是由於拜倫的性格所產生，因爲他除了熱情與抗爭之外，最缺乏冷靜的頭腦和公正的判斷。他只是看到霍布，而並未理解威茲瓦斯。所以他於五版印出後，便自動絕版停印，對於該詩集的出版深感後悔。以後他從威茲瓦斯學習的地方很多，並與穆爾爲友。究竟他的詩名是由此詩集而確立了，由此詩集也可確認他是霍布以後的最成功

的諷刺詩人。以後他又完成了雄大圓熟的諷刺詩「頓吉安」，不過究竟不如「英國詩人和蘇格蘭的評論家」之充滿了青年的純情。這本集子裡，瀟灑着悲憤慷慨的情緒，澎湃着熱烈真誠的意念，毫無猶疑的大聲怒吼，在拜倫的全部作品中稱得起是一件逸品，直到現在還爲人們所推賞。

統觀拜倫的詩作，約可分成兩大部門；一種是情意奔放的熱情詩，「時露得巡禮記」便是代表的作品，詩劇「愛福列德」也是屬這一類的；又一種作品却是異常辛辣的，他以冷然的頭腦，辛辣的心腸，發掘出人類的虛偽，他於作品中雖永忘掉朗朗的笑聲，却在笑聲裡又埋藏了諷刺，這可以「頓吉安」爲代表的作品。

不過他的作品，對於英國當時貴族階層確是格格不入，所以他固因作詩而成名，却又因作詩而痛苦一生，甚至不容於祖國，竟至流浪他鄉，以至於死。

後來他受祖國的追迫，離開英國漂流到意大利，然而他始終懷念他的母鄉，我們可由他的詩句中窺出他內心的抑鬱情懷！



「英格蘭！」

任你有多少瑕疵，

我也永遠的熱戀着，」

臉里斯岸邊的波濤起伏，

這言語現在仍埋在我的心坎，」

這是拜倫長詩「別波」中的一句，正和意大利的志士

馬志民之亡命倫敦時所悲號的詩句相同；

我是過於熱愛意大利而為意大利所追迫！」因此我們

可以斷定，拜倫所以受當時英國社會的迫窘，並非是他有

意違反國家的制度，反而他正是因為愛之深切，才以熱烈

的情緒揭穿上層社會的黑暗與醜惡，所以招致當時紳士階

層的不滿，羣起而攻之，歷代的詩人往往是如此的，因為

詩人有一個偉大的理想，是想以自己的理想主權愚昧的人

羣，但是一般人都沒有接受理想的理解力，所以詩人的運

命也便趨於悲哀了，拜倫的一生何嘗不是如此。

（未完）

# 山中雜記

何 漫

七三

## 一 舊別墅

聽到石房的老人大聲嗽口的聲音，清晨的陽光已照上

了屋角。我走出屋，在院中漫步；空氣極溫靜，一點也不覺寒冷。我仔細察看這院落，院落是很大的，土地上種了許多果木樹，其中幾株桃花，一排老杏樹都已長滿了紅色的荷蕾，幾隻鳥雀在枝間毫無顧忌的跳躍着。站在院中，可以看到不遠處那龐大的山巒，密佈了青青松柏，山上積雪已溶化了，山石還顯得有些個冷的顏色。狂風日日吹打的季候已過，將有每個晴朗的藍天來照臨，這春天喜悅的感覺在我心理生長起來，我重新感到生命的意義。

我昨天才從城內搬到這所舊別墅來。主人為前清貴胄的遺族，終年不見得來這裡住幾天，偌大的院落只有一個看房的老人。這地方僻靜，軒敞，又不失整齊，使我預備做一個隱居者，讓世間忘了我的存在。今晨我遂有了我是這裡的主人的感覺，雖然我的悄悄住到這裡來不曾使這終

年荒寂的庭院發生絲毫擾亂，但我並不因此覺得我的觀念有什麼可笑，這正是我所需要和喜歡的。

我將有一個清靜的生活，把每一份時間按照自己所喜歡的來支配。我可以恣意的在山林中散步，靜聽楓果寂然從枝間落下，長尾巴的山鵲在林間追逐，而我所熟知的那池泉水畔，更可做我休憩的好地方。這裡，這所舊別墅的大庭院，有許多我不認識的樹木，沒有人會擾亂我的清靜。我甚至到大門內屋簷下那幾窩野鴿，牠們一向生活得和平而熱鬧，我計劃以後每天買東西來喂它們，它們就會飛起來，每當我從外面歸來時，走進大門，那般小東西立刻飛到我肩，或隨着我在地下走，咕咕地向我乞食，於是我為這幅和平嫺靜的景色而微笑，昨夜夢的憂煩苦惱都消散了。

想到昨天來時心裏的沉重，不會覺得這些細想只是一個太好的夢麼。這使我重回到憂慮裏。

昨天搬來已快傍晚了。房子是我前幾天來租定的，看房的老人幫我把簡單的行李搬進來。屋中滿是塵土，經過略微的收拾，我把原有的幾件傢俱重新佈置了一下，而仍然改換不了全屋的冷落和空洞。這山宅共有兩排房屋，前面一排比較高大，有寬闊的廊子，屋前一帶矮牆外臨着一片河床，乾枯得終年沒有一點水。再遠聳立的山峯做了屏障，一串圍牆連綿起伏向南展開去，這房子是爲房主人偶來時住的，看房的老人不允出租，他自己便暫時住在其中的一間，後面一排臨街，我住的便是其中的兩間，另外還有五間空着，那個大院落介於兩排房子之間，由大門有一條磚鋪的小徑穿過樹木往前面去。

我的屋子牆壁是藍色的，黃昏時顯得分外陰冷，屋中全部的傢俱是：一張床，一個放衣服的櫃子，一張大書桌，一把搖椅和一張籐椅，籐椅已陳舊，仍可以看出它們都有過一段可憐的既往，當夜晚來臨了，我獨自坐着，桌上燃了一隻蠟，屋裏仍極幽暗，我疲乏，想着自己如一個被放逐荒島的人，住在這終年無人的古屋裏，無人知曉。我心裏沉落下去，變得和屋中一樣幽暗。我環顧四周，各處向我做出陌生的臉色，牆上有一個巨大的黑影，這是一隻放在桌上的暖水瓶，爲燭光投於牆上，我注視了許久，無端恐怖起來，感覺自己更爲渺小，屋中是如此空洞，一個人蜷縮於屋角搖椅上，外面刮着風，窗紙都破了，發出嘈雜的怪響，我覺得我如一個幽魂，伏於荒涼的古墳中。這些思想更令我苦惱，而後悔方才輕易的把那看房的老人送走了。

老人是個矮胖子，身體極壯健，語聲洪亮，說話簡短，總睨着一對小眼，令人覺着他好像老在偵查着什麼，飯後，他曾在我屋中坐了一會，似乎對我之一人來此住頗有點奇異，很問了我一些瑣碎的問題，使我很不快，他也看出我的冷淡來，就站起告辭，說是他每天睡得極早，如不是我今天來，他這時早已睡了。於是他走出屋子，我可以聽見他走在院中往前面屋子去，一路大聲打着哈欠。

這時他早該已睡熟了。我不知道我這突來的生客使他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印像。這是一個極愚蠢的傢伙，他也許

不會多所思索的。但我仍然無理由的感覺不安，這和一些別的重重的思想，使我一夜沒有安睡。

這些憂煩在今晨和煦的陽光下不覺全然消隱了。我想屋簷下那羣野鴿，就走去看視它們。那些灰色的小東西有柔澤的羽毛，一共約十五六窩，一部分似乎到外面尋食去了，剩下這些見了我這生客，都有些驚惶，飛起飛落，起勁的打着咕嚕，我抱歉的看視它們，想到將來它們總會和我熟識，不覺高興起來。

老人挑了一付水桶要出去取水，對我說天暖了該洗一洗果木樹，讓我為他照顧一下門戶，我答應了，看這短小的身軀穩健的走出去，不覺對自己昨夜的疑慮感到可笑。於是我走回我的屋子，重新把屋中審視一番，坐下來預備寫封信給朋友，告訴他們我做了這舊別墅的主人。

## 二 澗水

雲很低，山頭全為白雲漫着了。雨濛濛地降着，空氣極為潮濕。房子建在半山上，院中似有陣陣輕雲飄過，如薄霧。

昨夜曾有急雨，兩人都被雷聲驚醒過，早起遙互觀夜間的恐懼。多日來的悶熱總算一掃而空了。我告訴同住的朋友，從前曾在這山鄉住過之伏天，那次住的地方離一個山溝很近，時常可以聽到澗水急流的事。

在那所房子附近是一條大山澗，似為多年來山水所沖成，澗中巨石嵯峨，平日乾枯無水，每逢大雨，山水流下來，澗中便成了一條不平凡的溪流，從高處奔下來，有小小的瀑布，也流成激湍的旋渦，一直流出小溝，到平地上的亂石澗間，終不知在什麼地方消失了。這種時候，總有許多附近住的姑娘少婦們來就澗水洗衣服，也偶有牧童牽牛來飲水，山溝中變得熱鬧起來。

如其在夜間，狂風夾着暴雨俱來，我們在睡夢中驚醒，可以很清晰的聽到山澗中水聲的澎湃，帶着恐懼和好奇的心情聽着，等第二天一清早，幾個人急忙跑出去看澗水，往往那一早半天便消磨在從事做一個更大的瀑布的計劃中。自然，因為那時幾個人年紀都太小，興趣是極大的。

「我們也做一次孩子吧。」

吃過飯後，朋友拿起傘來對我說：「去做尋澗水的人好不好？」

「冒雨去麼？」

「當然。」

於是我們撐了傘出去，我做了引導人。

也許因為多日來氣候的乾燥，昨夜雖大雨，都為飢渴的土地吸收了。我們走到那山澗時，並沒有預期那樣大的溪流，僅是一條骯髒的黃水從亂石間擠過去，澗中寂寂無人，細雨打溼了山石，路是泥濘難行的。朋友極為失望，我覺得自己做了不當的僥倖者。

兩人退出來，在山徑上亂走，遂決定再到園子裏松林中去聽雨。

我們從山上蹣跚到馬路，這時雨變得大起來，風也刮起來了。冒着風向前走，雨乘着風勢斜射過來，我們下半身衣褲全溼了。風勢越來越大，馬路四邊空曠，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我們用力握着傘，雨打在傘上，發出極大的聲音，彼此說話全聽不見，雨絲在傘四週織成濛濛子，看出去

山嶺和樹木皆蒙上了雨的顏色，地下很快的積成了水澗和細流，迅捷地向低窪處流去。

我們誰也不願說回去，頂着風雨仍往前走。偶然我的傘向後一移，唿拉一響，傘整個為風翻過去了，成了一隻圓椎形的紙筒，豪雨降在我身上，全身盡濕，兩人只好轉身回去。

到家冷得渾身發抖，把身子緊緊裹在棉被中，心想：「再也不對朋友說尋澗水的事了。」

但不久我聽見朋友後山上唱歌，知道他又冒雨出去

## 人間的「歎」

盧予

七七

曾記得還是小孩子時，偶然——也許是因爲做遊戲的原故——發一聲長歎，便遭大人厲色禁止：「小孩子人家幹什麼噲聲歎氣的？看水缸都下去三尺。」自己當時嘿嘿一笑，也就不言語了。現在憶起，關於水缸下去三尺之類古迷信的話倒不想去追尋牠的意義，想要明白的乃是爲什麼「歎」被大人責斥不許做呢。那麼因爲「歎」是不爲人所樂聞之聲的一種也許？

其實歎也不是不許做的聲音，牠之不爲人所樂聞，却是人不忍聽這種比呻吟還加倍沉鬱的長息吧！

黯然的長歎之於哭其作用有同於淡然的微笑之於樂，不能痛哭或大笑只有拿長歎或微笑作爲慰解與抒散了。所以將歎說成是最可憐而使人起寒慄之感的聲音並非過當。牠是被遏抑住的激烈感情的悄悄舒發，心底嗚咽的徐緩吐露。在一個有清醒無比的理智的人底身上，牠是一種發自無可奈何的情感的，靈魂深處的歎歎！

如果把人的悲長比成水，那「哭」該是因瀉巨浪，疾來疾去，一過就渺然無存，「歎」却是微波輕流，那一層層細紋，悠遠且長地來去無斷。不然把人的悲哀再比成風，那麼「哭」該是猛烈的狂風，過即逝去，「歎」却是徐吹的細風，輕搖小草，盡日不休。想來當歎聲未發繫集於人心時，其悲的份量應是非常難於負載的，偶然於消逝的過去裡追尋些舊夢的點滴，發現在不能去懷的幾件舊事中多與歎聲有關。既想起時不說又覺得心下有所抑結，說罷！看有種苦悶自來是廣散佈在一部分人的心頭不是？

往日曾見有鬚髮皆白的獨居老人，因了痛切地憶念喪身在戰場上的兩個兒子，枯老的神經枝子禁不起風雨的摧折顯然日就衰頹了，不過猶在人前強爲歡笑。「多兒多女多冤家。看我現在一個人多輕爽無牽心挂念的事，想吃想喝想睡真自由自在！」口頭常是這麼向人訴說，同時帶着辛酸的微笑。而於長夜無人之際，每每舉杯獨酌，偷彈老

淚，對着燈旁自己孤伶的影子，想起暮年失去愛兒的沉哀。有時被棚上鼠子追逐或風擊門板的聲音所驚，便凝神細聽，是不是那個愛兒的靈魂將出現眼前。更有時失神地低呼：「孩子！你們來喝一杯，露出個臉讓我一看……」及至風過籟靜。一切毫無跡響時，老人才歎息一聲，無言地放下酒杯。於是繼續着一聲聲長歎直到更柝敲到第三聲時，一種孤獨無依的寂寞感隨着這無言的長歎一一呵出。青燈下一付白髮老人的愁顏含盡人世的慘痛！使後窗榻上一個不眠的青年聽得心碎不能入夢！同他分嗜着那種悲哀。

又想起當那秋天的薄暮黃葉滿地亂飛時，一個寡歡的青年人正枯坐被縈思所擾。以他的性格說，那很和周圍之憂鬱裏的主人公相近似：他有老年人的理智，青年人的熱情，和小孩子的意志。終日受一宗隱哀做萬千回的折磨，一股憂鬱時刻嚼着他整個的心。荒秋景色在這樣的一個心中覺得是慘淡太甚了，雁羣飛鳴過去，他一時遏止不住心底淒涼而高歌起來，一曲「湘累」，未唱盡他滿腹悽惶，一歌，剩下一滴滴的傷感餘瀝，發為一聲長歎。那無異

是自亞當以來，聚積人間多少失意男子的悲憤，一起藉這回長歎做個迸發一般。一聲聲的「嗚！」可以愁得使平靜的水面陡起縐紋，簷間蛛絲亂抖，老樹碎葉繽紛……門外有訪他的友人，聽到他的歌聲，又被他的歎聲驚住，不忍推門闖進。因而止步了。想：擾亂人的悲哀底抒放，其罪惡與剝奪人的快樂相同。遂屏息耐心等待屋裡的人唱完他的歌曲。等到：「我們心中的愁雲，我們眼中的淚濺呀！」陪上一聲長歎。門外的朋友可忍不住了，他敲一下門，藉地闖進，哀歌中止了，那歎息的餘波依舊彷彿盪盪在耳旁久久不去。剩兩張蒼白的臉在黑暗中相對無言，一室中交織滿沉默，憂鬱，感傷的愁絲。

再於那些舊夢中拾起一片記憶，那是比較更深切的一個了。原來：當少女的熱情像春花的花欣欣待放，心也像朝陽的小鳥躍躍地想飛出來棲托在一個嫩綠的枝上放一場清歌。但周圍是長了鏽的禮教的鎖，鎖住深閨的每一個門，同時禁錮了一顆活潑的心。這少女雖同呼吸着這世紀的空氣，却度着像是古世紀寺院般禁錮的死寂生活。在其

一株芳蘭似的姿質，身子只能倚住一方窗戶，望望一片青天，和過往白雲，痴呆地嚮往着這青天白雲以外的世界，剛過頭則是爹娘庸愚的臉。她只好強做笑顏以掩飾那黯淡的心。腐得欲臭的大腹賈，嘲着水烟袋對親友們誇耀：『我們是詩禮人家，未過門的姑爺是死了，我們的女兒也決定不出嫁，在家裡守節享一輩子福。哈哈……』而這些話令

中綠葉下蹲藏着個捉弄甲虫的十幾歲的孩子。那孩子全然不懂她墮淚長歎的原因，只是納罕這一切情景，却也沒有訴說給任何人聽。現在孩子已長到懂得這原因的時候了，但是這株芳蘭早已在五尺的黃土下化為白骨！而這少女的歎聲，可從那時起深鐫在孩子的耳鼓裡，成了到無論何時也忘不掉的響響。

還有……

一個滿懷熱情的少女聽了是怎樣的胆寒，悲哀是怎樣侵蝕着一顆青春的心，外人就無從知道。（可憐她連參加親友們宴會的份兒都沒有！）一個晴期的早晨，百花待放，前庭靜悄無人，有個纖細的聲音婉婉的吟着：『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歸來展轉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歎。』綠紗窗子呀地開了，現出個雪白的少女底臉，明眸長髮，像是梳洗剛完。先支頭望一會庭心花草，再看一看天。春風拂盪過時，一聲長歎，說是像古井裡投石的沉悶回響吧！不是，那淒抑無法形容。這樣她坐下來，對着鏡子看自己的容顏，心下也許盤算着無情的歲月一天天移過。隨着一聲聲的長歎，落了滿臉的眼淚……不知花叢

呵！不能磨滅的歎息之聲刺在聽覺的個個角落裡的是太多了，但一篇篇像說故事似的道出來，便算是拭去了那一道道一道的傷痕了麼？倒是提起來時，更加深刻了些吧？我們合應理會的是，在許多書裏口裏，我們所看到聽到的許多人間無雙的悲劇，那都是人間熟知的了。更多的不為人所知的人間悲劇，我們却不知道能有多少！誰曾掘發過每個人的心，窺一窺人側心底所藏的隱恨沉哀！那些未曾在口頭傳說過和未寫到書上只寄於數聲長歎中的隱恨沉哀，嗚！人生是苦味的。由於人間的『狀』看來，使人對這話由懷疑而漸漸真像是品味出苦意了。



# 無月夜

關元

風有什麼不自由呢

夜深來到我的窗下

沒有月的夜裏

荷葉悠悠像雲

滴滴星做了露的珍珠

將幽怨傾瀉於沈默的海上罷

我輕輕推戶放出燈光一望

風又吹過小橋那邊去了

# 駝鈴集

吳興華

駝鈴

駝鈴聲由遠而近，  
靜默中搖盪了楊梅的葉子——  
我欲低泣。

已是寒冷的季節了，  
人們應該以天空爲家：  
在大雪後可以烤一烤火  
那樣的地方，不可以他爲  
心靈掙扎所向的標識……

駝鈴聲，上了年歲老人的鞭子  
劇然作響，悲哀的空氣漸漸的流，  
載着沉重的昔日以俱來。

落日在西山上一點微紅，  
如垂死的眸，仍然起人的欲望，  
我獨坐在響個不休的白楊樹下，  
聽每個日子引誘我幼小者的夢，  
凄然從眼前她過。

贈人二首

寒天陌上的游女都散向誰家？  
跟隨到長巷盡處不識的馬車，  
一本桃李已被人踐踏成泥土，  
獨有惜影的紅衣掩映在長河。

高掛馬鞭於懸來攬往的路枝，  
萬戶千門垂楊下我佇足沉疑，

一衣的西風長安爲落葉之國，  
不得不珍惜多年無塵的素衣。

「海上是逍遙的夢」

——爲畫作

海上是逍遙的夢——

離有一隻船載着我今夜到遠方

闖入別人生疎的夢裏：

看見向着太陽開花的陽傘下，

一個熟識的笑臉；

一座高峻的危樓在林木間，

非人力所築成；

然後隨便在一個無人的海島上

躺下，聽風撫慰着受傷的水，

聽黑松的鳴咽，想想上帝

和他所統治的另一個世界；

在那裡我曾經如渴的祈求過

光明，而如今我已感滿足於暗裏了……

「如果你是愛我的，那麼在今夜」

——爲畫作

如果你是愛我的，那麼在今夜

不要吻我罷，好好的讓我哭泣，

灰色的天，灰色的夜鳥的呼聲——

我的臂膀豈能常常繞着你？

在我們的臥室中生起火來罷！

但你應該不怕黑暗，就像我一樣：

擎起那金燭燈台，再看一看我，

因爲我已不復能久留於這世界……

再看一看我如蠶一樣的眼睛

和水仙的臉：月光一樣的腰肢，

不久我就要消滅了，讓我哭泣罷，  
親愛的人，我不會將你忘記的！

也許有一天我會搖船來看你，  
張滿銀色的帆篷，點着青的燈；  
好好的等罷，今天我是太累了，  
不能在你的擁抱裏復找到睡眠：

「告訴我音樂只算是音樂」

告訴我音樂只算是音樂，當兩個人聽到他  
從水上逝去，只有回聲還依依的顫動不止；  
告訴我秋日的園林裏，剩下一朵最美的花，  
因為她朝霞的臉歪斜在枝上，却並未枯死。

我知道一個地方，在那裡沉默和言語混合，  
我們彼此親吻，滴一點寒冷而無感情的淚；

因為你已盲目不見，我也忘記了我會唱歌，  
至上的美是凋殘的美，這樣睡是永遠的睡。

你會以我的歎息，心跳當作最淒涼的樂音，  
當橋頭那顆溼腰的樹以落葉觸你的額角，  
當一隻蟋蟀微弱的奏着他的半虛無的琴——  
你仍不會領悟，因為你和我一樣，已經老了

「整天整夜我聽見馬蹄聲」

整天整夜我聽見馬蹄聲  
在我心裏奔馳：閉着眼睛我聽見  
一匹馬在白沫的口中吐出憤怒的長嘶。  
及一個女子的驚呼。她的手足被縛在

馬背上，一直垂落在地下  
她如流雲的髮，我用手抵着額角，

感覺到千鈞一髮的危機，感覺到胸口上牠們翻飛的蹄，以及情感餘剩的塵土。

我的心靜下去了，凋落的

夜色有她統治的版圖，寒冷的汗：

如同空襲警報過後的心理狀態，舉起頭向四周一看，逝去了，街上是蒼白的月。

「從筵會裏出來」

從筵會裏出來，一個金黃的點

在我腦海裏浮動；

音樂和歌呼旋迴在我欲彈的耳鼓裏，

如大海上風鞭策着他白色的浪花的馬

孤獨之感襲來；我開始向四方

找尋你；沾着冷雨

裝飾成銀色的青石街道而下，但路燈

在我頭上（這無賴的老騙子）不時的發笑。

叫我出來從墮落的都市之夜

不自知的沉溺裏；

將我的才能和良心重新洗滌啊！*Exhale!*

還是亞契力斯得到強硬的身體的河流？

白月在高空，而影奔走在脚下，

引我的靈魂向上；

唯有回頭向落葉的林木中看時，你才

出現，又光輝又美麗，兀立着用淚眼望我。

「影」

時間走過之後遺留下的暗影，

寂靜的女兒，憂愁最好的同伴

一個頹敗的石像在月中久站，

幾片葉子脫離了老樹的尖頂，

又被黑夜的風吹散。

只有聲音的地方不能容留下

形的存在，暗影只是次於虛無：

當水裏的一朵花緩緩的凋枯，

美仍然在著，不過沒有一句話

從緊閉的唇裏漏出。

山嶺間重疊的神秘深而更深，

在那裡我們初次明白「見」與「不見」

當地球對軌道私自轉感覺疲倦，

我們將以甚麼香火走進天空

暗影最朦朧的神殿……

世間的生客

……但是我仍然不能回去，回去找尋

那些從不老之鄉來的孩子；

夜是這樣黑，風是這樣冷，沒有月亮和星，

我感覺到身後尾隨的「死」。

當用點載著一隻浮沉的小帆船

飄到我緊閉的窗前的時候；

在我刺洋火將木箱上的蠟燭點上之前，

四圍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獨有我聽見暗中一隻手摸索著

失望的窗檻和寒冷的玻璃，

想像那些被誘走的孩子們又在呼喚我

回去，聲音是那樣的悽悽……

回去，回到那平原和海的相接處，

清冷的風日夜吹拂著面頰；

金盞和新松的香氣充滿了微涼的薄暮，

那永遠神仙兒童的住家。

我則不語，但將無知覺的額深埋

衣袖間，聽一隻耗子掘着洞；

明白唯有「蒼白」的是美，而美回到世上來

不過也是夢裏一般短夢……

獻詩

我願意將世界最末一朵玫瑰獻給你，

使你能從其中見到行將溶解的萬象；

但是時光不停在把「將來」加入「過去」裏，

不知覺間你也變成「老」，像我一樣。

我發覺了那朵玫瑰是生長在我心底，

她的殷紅給人祇是睡眠和深的遺忘；

人世的煩憂和苦惱跟隨着年代昇起，

親愛的人，請輕輕的放在你的心上。

我跟隨着一個鬼魂來到幽暗的水旁，

你要帶我哪裏去呢？你要帶我到哪裏

拜訪一個遠的城鎮，或是翠木的山莊；

在一個密雲的夜間。但你却不肯不語

儘管前行，前行罷，啊，我彷彿看見甚麼

在影子裏，那一亮的是一顆流星忽然

脫離了太空的纏縛，舉起了火把飛落

啓示一切別的星宿宇宙不光是夜天。

爲了心靈上的探險，他日夜的飛……直到

一陣暈眩接着一陣親友噴天的歡笑，

病榻上的母親也在欣悅，唯有這嬰孩

哭着，不耐於人世的虛偽奸詐和疑猜。

於是我又看見七個持着白燭的女子，

走到這不幸的少年身邊無言的靜立，

隨着歲月散逝去了，惟有這第七個「死」

沒有親近他……但她們已盡磨折的能力

使他從舊的痛苦中走入更深的痛苦——

使他的心因了負滿傷痕而轉成麻木

時時呼着「笑吧，笑吧」在胸中，不言不語

沒有勇氣笑，他接受歲月的擲擲欺侮，

等候着黑夜，等候着黑夜，睡眠能給他

白晝所失去的一切，再加上夢的鮮花；

等候着黑夜，等候着黑夜，在睡眠裏面

他會將不可知的路——稔熟的踏遍。

在這裏我想要應用我所獨有的秘密，

我要揭開「將來」深深垂着的厚的帷簾，

將人人所想要知道的東西看個仔細，

就這樣躺下來，躺在溪流多影的水邊……

閉上眼睛，閉上眼睛，閉上眼睛，那時候

一幅神奇的景象將湧現於你的心頭，

清晰而美麗，正好像一叢花笑着白晝

但可悲的是出現的太多只使人淚流，

因為知道了自己的將來的不幸，還得

好像不知道一樣的等候着，無法逃脫。

但我是無所畏的，我要看一看將來是

倒底怎樣一團黑暗，怎樣一件奇怪事。

我彷彿看見在一叢白花中，一個婦人

穿着一件藍的胸衣，上面繡一個十字，

無言的站立着，在她的四周沒有聲音

和動作，只有黑暗在黑暗裏流來流去。

我又看見一個滿身雪白的少年，頭顱

枕在她肩膀上沉睡……沉睡者永不再醒，

在另一個世界之中也許也跟個鬼靈

再來拜訪此世的事，但這些都不打緊

踏着短笛下的素馨去找尋一個回聲，



在往昔的夜裏……那是多麼可愛的事情！

所以當我最後走到這個階段時，不要

叫我的記憶和身體一齊在地下埋掉。

我還沒有看見過她，這個像星的女人……

也許她的髮拂的肩對我是不可接近

正像挨佛勒斯一樣……直到上面的時辰，

她才來到我的身邊，給我垂死的一吻……

讓我睡去吧，啊，讓我睡去吧，夢的兄弟，

人間的歡娛對於我是太稀少而脆弱

不禁深思了，讓我在這片暗水旁休息，

想一下過去的事情，和已經忘却的歌。

時候不多了，讓我們回去吧……等我醒來

我將以我疲倦的腳走遍塵世的塵埃

找尋她，告訴她我的一切痛苦和不幸，

和我的奇蹟的一生，只除去了這個夢……

真正青年讀物

# 中國青年月刊

第二期現已出版

出版：青年俱樂部

代售：北京西單東方書店

## 新 婦 女

第 六 期

現 已 出 版

內 容 豐 富

歡 迎 定 閱

社 址

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 永日雜記

君 洛

八九

有人說記憶像船，我同意他的話。遐想我有

一支小舟，遂倚之與同命，生命和世界和宇宙

都將從它渡過。

願你們的船皆幸福平靜。

四月廿日 滿天的星星，但是，路仍是看不清，今夜我在這兒走，真是一個意外，我會走到那兒去呢？這裏又沒有火把，路上的草似很豐滿，我真希望鬼火能夠燒燃它，給我點大的光亮，走進那門，怎麼很懾人，我會大言我要做一個夜旅的人，我將用力地低頭了。

四月廿七日 打開一天兩門，從窗前瞻也好，清晨雲淡天靄，一口似頗明麗，我也憤手想到更多的事情，晚上起風，月也出沒無定，花葉飄落，心思飄落，歲月也飄落。「願逐日華流照君」，願把我的掛懷與永日之思皆傳語給你們，而這一切懷思，我均不能把握。

五月二日 晚上從後門跑出去，在曠場土舞，夜色陰澀

若有霧，不知我的樣子，是否如祇剩下影子在叢林裏奔馳的幽虛，遂令你們驚悸而走，走過小山徑，風聲振衣，比駝鈴的聲音還單調，浮沉一世，祇將如是的緘默且艱澀麼？我想我還是不說的好。

五月三日 窗外這時正是個煩惱的境界，風沙揚塵，塵土與落花並起，我認不清這季節了，歲月消沉如死，佛家曾言死是大解脫，是智慧的語言麼？我每每不能自持，便為修女平緩的聲響也儘自思索，且感到兀突而來的大懶惰，我的屋子，窗子很小，於是我不能放縱我的遐想，我有了留戀于往昔之意，未來的日子，頗使我惶惑，我的奔忙，以此為甚，而我將放下疲倦的玉作。

我的燈光很暗淡，光影波動，我却自以為泛行在大海裏了，我好像駕起一支獨木船，小得如荇葉，一恍惚間若若忘我之念，一切亦不可捉摸，不到天明，遂與夜俱盡，夜很深，我將入睡。

五月十九日 早起看竹葉，很華美也很淡泊，倚臥在廊上柱角那，輕風吹，我像醒，又像在入夢，在洞陰流泉的那邊，看着沒有落日。

地方，撫着水面，聽流水說話，柏葉與泉石間的野草相語，讓我也隨口說，我的小屋內有窗，有几，有書架，有樟燈，有門，門上有甚麼，皆為我喜歡的物件，但這些都是無關的，祇是流逝年月裏的無心愛好而已，你說，我都還關心甚麼，願你們永在我的近旁，能聽見我的聲喚，每當深夜，我後悔一天的行程，我有些勞倦如老人了，氣氛很沉悶，我煩悶，一切讓我冷淡我自己。

五月廿三日 水波聲很寂寞，走水邊回來，羨慕孩子的心情，放任地笑笑吧，一口，翻開生活的冊子，我將用甚麼填滿這些空白呢？人終會化成不可識的塵土，縱有決心，也將消磨，夜風渡我如浮航，折一束花擲於江水去流。

五月廿七日，晨起，感謝為我支起窗板的人，我頗喜好這一扇垂着黃色窗帘的又有雕格的窗，它使我多思，祇是，我又無端想叮嚀你們：假如心門上的鑰匙鏽了的時候，你們要為他開一扇明淨的窗子呵！今天我的興緻很好，只怕你們說不合季節。

不用那樣拘謹，讓我們從這小山坡上一直奔馳過去，到山的那邊，看着沒有落日。

六月一日 今天我去一個地方，真是很美的境界，讓我自己不相信，小孩子倚在綠蔭間的廊簷下揚聲而歌，歌聲很響亮，女孩子採下許多桑葉，用手洗淨，然後絞出桑汁，和些井水用來洗髮，真是涼沁額際，你若翻出我舊日的日記，一定笑我編造謊話，知道這原是我小時候鄉居日子裡的事情，怎麼，你也歡喜美麗的謊言麼，多麼可憐的事情。

六月七日 在夏天，我喜歡紫色與極淡的黃色，它像在濃陰中搖閃的綉結，你不會疑心它是螢火吧。

天上星星笑，好像點點的眼睛，不要作傻事情，儘去數來數去，數得連你自己都算在裡面了。

六月十九日 我願有清徹宏亮的大聲，送將我的煩惱傳述于你。外面有大雷閃，簾子雨，這聲響光亮還像一個世界。唉，你會不會詫異我說這樣的話呢，我真想喊啊！祇

六月廿日 黃昏時看山，一切的顏色皆為暮色所取。我倒有些心灰，不知為甚麼，還有，我總覺得塔能夠吞噬人。但是，設想你自家也是個能擒住人的靈魂的幽虛吧，不知道地獄的鎖鍊有否這麼沉重，我竟臆造不出一個合適的數目，這些憂慮都頗多餘，人們皆有其大力，我有時太妄費，想些無意味的事。

六月廿四日 清晨有風，忽然起了跑山的意念。自笑我一時興之所至，却勞你們揚塵而走，別輕輕將你們的與會，贈送于流雲，這裡這麼荒涼，想像該是南宋時候留下的諸堡壘。有那一道小溪流，還不失為好地方，且有郊原的空曠，到那株大松樹下，雖無楊果，但可~~熱~~，午睡也好，祇是醒來時，別被夢境迷離，不認識這世界了，我想佇足在那邊，有着一道牆的小屋旁，看過往的~~都是些甚麼~~，你說我的意思有些危險麼。

研究學術 灌輸智識

中和月刊

第三期現已出版

本期徵文

庚子四十年紀念

第二期徵文

鴉片戰爭百年紀念

小泉八雲誕生九十年紀念

徵文簡章請閱各期本刊

社址：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朔風月刊 第十六期目次

|              |     |
|--------------|-----|
| 國民與中央政權..... | 胡錫純 |
| 歐戰與世界經濟..... | 隱之譯 |
| 孔子的德教學說..... | 傅慶隆 |
| 校北夢瑣言跋.....  | 傅增湘 |
| 柳瘋子.....     | 林風  |
| 揉碎的花片.....   | 梁雲  |

# 摸索

風雲

(一)

辛人是一個平凡的孩子，他摸索在人生的旅途上，惹不起人們的注意與驚奇，雖然在他自身已是感受了千辛萬苦。

學期考試已經過去了，幾百個學生都從重壓下解脫出來，每個人的臉上又貼了一層微笑，天氣雖是那樣的熱，這一羣羣的小夥子好像沒有感覺到，忙碌着收拾行李，興奮的準備着回家去度他們的暑假。然而辛人似乎很難過，這由他陰暗的面容可以看出來。

「喂，辛人，怎麼？你還不收拾東西，我的行李已經打好了，如果我們今夜搭十二點的火車，明天早上七點就可到家了，你怎麼還不快點弄！」顯華總是那麼活潑，充滿着青年人的氣息，他一面催促辛人，一面又在憧憬着暑期的幸福。

「我還沒有想到回家，我是在計算着怎樣打發這個暑

假，唉，我實有些茫然……」辛人的語聲是那樣的沒有氣力，他是竭力的忍耐了內心的悲楚，用平淡的語句來回答他的朋友。

「怎麼！你要到那兒去呢？我是決定今晚回去的，因為我的母親們都在等着我，只要我一到家，就可動身到海濱去避暑了，我的父親常說：夏天到海濱去游泳，曬太陽，那對於身體的健康是最有益處的，如果你願意參加，我們一塊去海濱玩玩好嗎？像你這樣和氣的人，我母親一定很喜歡你！」顯華是誠心誠意的在歡迎他的朋友，他不懂得人和人之間還有許多差別，他更不明白辛人的心是和他心之間已經隔起了一道板牆，而且是非常厚的一道牆。

「顯華，我感謝你，我們的友誼是真實的，純潔的，然而我們境遇却使我們分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我的避暑方法和你們的完全兩樣，我不能隨着你們去！我祝福你的前途永遠是快樂的，幸運的，朋友，我們再見吧！我還

有點別的事要辦！」辛人毫不顧慮的走出宿舍，他茫然的踏進黃昏的郊野中，草木異常繁茂，晚風過後，高粱葉沙沙作響，讓年青的辛人不由得毛髮颯然。

夜是越發的深沉了，天空已閃起許多星光，沒有人影

的曠野還不過於昏黑，辛人在草叢中摸索着前行，他的腦際發着昏，思索是那樣的雜亂而無着落，他簡直是失了主宰，好像失了方向的航船，在狂風驟雨中飄搖無定，他已預感着一種不祥的徵兆在等待，只要他一放鬆了手脚，那

個飄運便會降臨的，然而他還努力支撐，對於那將要到來

的噩運還猶疑着，不肯放下他最後的一股力量。他惶惑的

想：「不能，我不能去觸那最後的機紐，因為還有些期待

我的人，他們確是愛我，想幫助我，然而他們除了一片熱

誠的心之外，却沒有別的方法！不能，我還得繼續下去，

寧可撕碎了的一切，還得不停的摸索，因為還有些人是

在期待着我！」

「是的，我還得向前摸索！」

他的態度又堅決起來，踏着有露水的草叢，向他的學

校走回來，校門前正有車馬雜亂着，同學們正搬着行李往車上放。

(二)

辛人又繼續摸索着，他居然摸索着一條生路。

他雜在工人羣裏，隨着大家臂膀的起落，揮着他的兩條膀子，一下一下的掘着土塊，形成了膀子的波浪。辛人很快，很健康，在陽光下眼裏耀着凝固的光，他隨着大家的聲浪喊着：

「誰要不使勁啊！」

「是個大王八！」

修路的工人是成千成萬的，充滿了曠野，對於頭頂上

陽光好像是都沒有留意過，他們一面揮着鐵鍬，抽空也聊

幾句閒天，身子高大的吳威用粗啞音向辛人說：

「喂，小兄弟，你是幾時出來作工的？」

「我作這種工作已經半個月了，以前我是在學校裏讀

書的。」×人的聲音很低微，他是竭力的忍耐了內心的痛

楚！使人在他低微的聲音裏找不出甚麼特徵來。

「了不起的傢伙呢，小兄弟，爲甚麼你不去讀書却來着紫微微的光芒。幹這苦事」？吳威吃驚的說。

「我還想讀書，然而我不能明白是否許可，我也並非在郊野上；

「大家使點勁啊」！

情願受苦難，可是却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趨我到這一條路上來，我不明白，我只是盲目的摸索，摸到甚麼就算甚麼？

石塊也好，砂土也好，反正有一天，也許我會摸到一塊黃

金」！他一面說話，一面又掘着土塊，眼睛注視着黑土，

好像那土地裏真有黃金的一般。

「甚麼，你在發瘋吧，小兄弟，我掘了已經四十年的

歲月了，還沒有摸到一小塊金子呢，有時候我可掘出些碎

銅亂鐵，然而也總沒碰到甚麼金銀的貨色，所以我總在受

窮挨苦，朋友，你打斷了念頭吧，黃金，恐怕你永遠也摸

不到手的」！吳威說着話，但並沒有停止他的工作。

辛人不再言語了，他沉默的工作着，腦際好似在思索

些甚麼，使他忘了頭上的太陽正在發着普酷的光。

「然而，不管怎樣我是得向前摸索的，因爲有些人在

期待着呢」！辛人昏沉沉的思索着，他的膀子在陽光下發

臂膀的浪濤在起伏着，有節奏的口號時高時低，響激

大家的汗水已濕潤了大地，辛人在陽光下摸索着。

范劭陽先生著

警察公牘

是從事警政的必需讀物

定價：六角

代售處：北京西單東方書店

## 病後掇拾

玉葆

九五

自己一向對於時間上，缺乏一種「閒適」。於是即每

每企圖找尋一兩點閒適。造成機會，藉對「閒」有所琢磨

。比如病，以前輒嘗幻想過，以為躺在牀上的，自然有閒

。而且此閒，能夠有所藉口，有所當然閒下來的理由，自

甚寓意，漸漸又念及：為病而號召一些友誼的慰問，就近

可以測驗友誼的情感之溫暖或嚴寒，此則尚不止得到了閒

而已的事。靜臥牀上聽取縝密的安慰，幽靜的使思想馳騁

，咀嚼一切為病而得來的軟語致問。望望白色的雲，看看

天上的星月。想想時間變幻下的事事物物。這樣琢磨理想

的機會，豈非真太美麼了？於是這點近於超脫的安慰之想

法，每每躍躍欲試。到後當真想到發生一點無關健康的小

病，會真的是一簇朝露的鮮艷的花菜吧？

恰好近日就憑了一點氣候的侵襲，平日的一點小小荒

唐想法，得到實際測驗機會。

爲了天氣的驟然轉寒，加了一場雪，於潔白的宇宙各

自均純潔一番時，我竟患起病。

屋外一聲鷓鴣鳴。醒了。案頭梅花正散於着濃馥幽香。

鄰居有吹腔瑣瑣聲。平常白日的瑣瑣，夜半的更聲，均屬

自己過分感覺抑鬱的聲響，但這時當我驟然起牀想擺脫前

者聲音的哀怨；起初覺得周身燒熱及疲倦，兩眼酸腫。

這情形是每天晨間所沒有的。及至燒熱如一帶電體迅速傳

及全身時，最大的感觸是迫要的需要爲躺下休息了。等我

懶懶地躺下後，當即不顧且不能再動。腦袋似乎爲一塊

沉重的鉛鐵或巨石所壓，沉沉地似要暴烈。且兼急度暈眩

，於是我知道終於病了。

在無可如何之下，想到病時，反不能爲實現了日常

想法，而愉快與使用。相反漸漸對病竟感到了厭煩。而以

爲病，實在不是一件快樂的事。但病呢，終於當真病了。

且試退一步想法，體味一下病之滋味吧。想起捉摸病之滋

味，思想在沉靜中感到一點抑鬱一種寂寞。起初咀嚼的興



織一直提不起來。而久久寂如死人，及至決對的引不起蹂躪病的甜味心情，慢慢臉色可如白灰，戰慄無可自持，終於拒絕了飲食。這就樣終於為紅黃色果汁，玫瑰，蘋果，糕點，花束，各色慰問品包围之下，最後終於病異常厭煩。

這其間，如做着一首追遠崎嶇的夢。一步高一步低，

焦燥與不平，寂寞與抑鬱。但終於在友誼的安慰中我很快的得到了痊愈。痊愈後短短地十天中，使我知道了病中的愉快滋味，終於是一種幻想。值得快樂的乃仍是健康。

但，這點健康的快樂之可珍貴處，如無小病，也頗容易為人輕輕地忽略的。只以個人來講，十天的病之折磨，反給了我一個生氣活潑的人生看法。這道理，沒給病折磨過了的，大多沒法瞭解。當我小病後第一次走向院中的時候，我有着一種年青的看法上的新奇。我覺得耳目一新，世界也似換了個嶄新世界。可惜的此際乃是水冰魚鱗的嚴冬

時候，倘如是一個燕子描摹着綠楊的夢的世界，心跳的存三月呢，那心境真是仙鄉的宇宙吧。但病後初步院中的，

雖是枯枝荒葉，一池殘雪寂寞的樣子。但我對各色各物，仍均如久別重逢朋友，而此朋友正如士別三日應以「刮目而視」的。一切似皆進步。一陣風抄擾一絲雲，也像複香如春天百花開花的氣息。獨自有了十天的精神，經風吹時，使自已見到的每一事物，均有懷念之感。

可愛啊。——病後的一切事物。

每件事物，每個言辭，每種音響。若如十天離別後的長虹與彩橋。我曾經記起蘇魯支哲人的一節語錄：「於每個靈魂繫屬另一世界；於每一靈魂之另一靈魂是一陰世間。」這雖是哲學家的思想，可是最小的間隙是最難逾越的。病中有身外之我之感。在遺忘我而另有一我，此我是忘掉一切前我之我。可惜我患染的是一種感冒症，是易使頭腦發昏的。否則如允許細加捉摸，病中而真有着「一種樂境」，也未可知。

病中曾有較深的感想：「一切快樂一切抑鬱，永遠轉着輪子。一切凋落，一切又重生花朵，」永遠新有一種存在的年光。一切別離一切又重複拾歡。」這種時間之圓轉

環迴，路徑永遠是曲折的。倘如你有快樂且別阻抑鬱。病中一切雖不寂，但病愈後，乃有真快樂。悲劇的極終，尚有淚中的笑痕。抑鬱也自難免有他的愉快。假定這點病中感觸，如為人人所携有，而其人的人生看法，多少是「硬朗」的。

病中的心情，大可以「秋天的內心感應之情緒」，而做比擬，病中時時皆有秋天的心緒。好像這一點是病的最不美麗的地方。病中之所以對一切均消極當存蕭索之感的這種秋天式近於符號式的久久抑鬱觀念，大有關係。病中心頭常如為一大石頭所壓，又如一塊油垢，無法擺脫及挪動。關於這感解，自己常常於擺脫措手之下，拿來這問題去向朋友來解答。我說：「我覺得時間的進化太迅速且過迅速，一年中我常恐怖秋之降臨，我最不喜悅那種蕭索流寂的氣象」病恰好是如此。」朋友說：「這正是人生。看起來人的看法是應該看得神秘一點為對的。心緒尤其是無可解答的謎，變行主宰了各種心境，不信你且記憶一往下事，怎麼樣？想想夏季中北戴河的故事吧。」想起了北戴

河，心緒當真驟然開放了花朵。倘如這時如即屬夏天時，我們這時說不定，正在海灘上散步，夕陽將欲落，海濱灘新落不久，露出一塊塊橘紫色沙灘，齊平如齒齙，經腳踏過，沙地上微凹，地上常印留許多參差腳印，我們每天皆在此時追縱挑選一兩個秀麗纖細美曼的腳印，爭辯兩人的斷定。此腳印究為哪位小姐遺留的？有時兩人紅着臉大嘆之下，如恰好那位穿着桃紅色浴衣窈窕的姑娘，赤裸兩足笑着騎在驢身上，經過我們的眼睛時。兩人照例皆自動放棄了爭辯，均呆呆為一種秀色所捕獲，怔怔地。到後互相笑了，笑中且沒了成見，各人就都各自咀嚼着將才所得的印象。

想想這，冬天的心情中，開着記憶的花了。

到底病並沒浪費，病後有有新的人生看法之發現。世界上最快樂的雖是生趣的健康，人有時亦無妨小病，小病足可充實生活，一新一切，病前如有所無可擺脫的苦悶與贅尤，病後也是油然卸去的。為此我給病一估價：病雖不若理想中那樣甜美，但，上病痊愈後，人生看法，真太美麗了。

不過，對於「開」，彷彿類乎街道上常常手叉在背後，手裏揉着札札地兩個小核桃，那樣的開人之此生是無法獲到了。

# 編者後記

編輯室

創辦一種刊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刊第一期出版之後，沒想到一直隔了二個月，才能繼續刊行第二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輪到頭上，使我們担負，有不少難言的苦衷，使我們容忍，我們都担負起來都容忍下去了，以後，我們還要沿着理想的圈子前進，希望一切愛好本刊的讀者作者共同努力。

內容的一般，從口頭上，從字面上，我們也見到各種各樣的批判；有的說太嚴肅，有的說因襲了以前朔風的老調，甚至有人把編者的話引用一兩句含着諷刺的口吻，擺到文壇消息的角落裡，顯露着不滿意。當然也有不少捧場點頭的，這一切我們都不加辯駁或解釋。我們的態度，立地，顯味，自有我們的東西放在「批評家」的眼前，而他怎敢想，我們決不能顧及少數人，便改變了自己的指向，我們不願標榜什麼信條，更不願毀滅自己的靈性，只知道純真的從事我們所愛好的理想。

北京的事物，近來不下數十種，新文藝的自然也不止一種。但我們的東西，仍然有我們的獨立性，個別的表现，但只要讀者一留心，便會明白。自己的東西，雖然並不見得比別人的好，但總有它的風格存在，否則，又何必濫充充數呢？

本刊是絕對公開的，歡迎一切愛好文藝者伸過手來。一朵鮮花的開放，是要愛好的人共同培養的，我們知道自己的力量薄弱，如果有共鳴共感者肯給我們以幫助，立刻就是我們所愛戴的朋友。

全國唯一教育權威刊物

# 教育學報

第四期現已出版

內容一般：

- 中國大學教育之基礎問題.....蘇益信
- 中華教育總會之使命與其將來.....宋介
- 本會一年來之工作報告.....王漢
- 國際教育概況.....薛純良

◁ 篇幅繁多不及備載 ▷

## 東方書店

刷印

承印書信雜誌  
單印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文具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自來水筆  
定價尤為低廉

籍書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誌雜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九一四四

# 學文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編輯 文月社  
發行 文月社  
印刷 文月社  
總代售處 北京西單大柵欄西  
分銷處 東學街  
電話西局：七五九號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定價     |         |
|--------|---------|
| 每月五分   | 全年一元二角  |
| 每月一角   | 全年二元    |
| 每月二角   | 全年三元六角  |
| 每月三角   | 全年五元二角  |
| 每月四角   | 全年六元八角  |
| 每月五角   | 全年八元四角  |
| 每月六角   | 全年十元    |
| 每月七角   | 全年十一元六角 |
| 每月八角   | 全年十三元二角 |
| 每月九角   | 全年十四元八角 |
| 每月一元   | 全年十六元四角 |
| 每月一元二角 | 全年十八元   |
| 每月一元五角 | 全年二十二元  |
| 每月二元   | 全年二十四元  |
| 每月三元   | 全年三十六元  |
| 每月四元   | 全年四十八元  |
| 每月五元   | 全年六十元   |
| 每月六元   | 全年七十二元  |
| 每月七元   | 全年八十四元  |
| 每月八元   | 全年九十六元  |
| 每月九元   | 全年一百零八元 |
| 每月十元   | 全年一百二十元 |

| 廣告價目  |      |
|-------|------|
| 第一版   | 每行一元 |
| 第二版   | 每行八角 |
| 第三版   | 每行六角 |
| 第四版   | 每行四角 |
| 第五版   | 每行三角 |
| 第六版   | 每行二角 |
| 第七版   | 每行一角 |
| 第八版   | 每行八角 |
| 第九版   | 每行六角 |
| 第十版   | 每行四角 |
| 第十一版  | 每行三角 |
| 第十二版  | 每行二角 |
| 第十三版  | 每行一角 |
| 第十四版  | 每行八角 |
| 第十五版  | 每行六角 |
| 第十六版  | 每行四角 |
| 第十七版  | 每行三角 |
| 第十八版  | 每行二角 |
| 第十九版  | 每行一角 |
| 第二十版  | 每行八角 |
| 第二十一版 | 每行六角 |
| 第二十二版 | 每行四角 |
| 第二十三版 | 每行三角 |
| 第二十四版 | 每行二角 |
| 第二十五版 | 每行一角 |
| 第二十六版 | 每行八角 |
| 第二十七版 | 每行六角 |
| 第二十八版 | 每行四角 |
| 第二十九版 | 每行三角 |
| 第三十版  | 每行二角 |
| 第三十一版 | 每行一角 |
| 第三十二版 | 每行八角 |
| 第三十三版 | 每行六角 |
| 第三十四版 | 每行四角 |
| 第三十五版 | 每行三角 |
| 第三十六版 | 每行二角 |
| 第三十七版 | 每行一角 |
| 第三十八版 | 每行八角 |
| 第三十九版 | 每行六角 |
| 第四十版  | 每行四角 |
| 第四十一版 | 每行三角 |
| 第四十二版 | 每行二角 |
| 第四十三版 | 每行一角 |
| 第四十四版 | 每行八角 |
| 第四十五版 | 每行六角 |
| 第四十六版 | 每行四角 |
| 第四十七版 | 每行三角 |
| 第四十八版 | 每行二角 |
| 第四十九版 | 每行一角 |
| 第五十版  | 每行八角 |

## 請閱

華北唯一新聞紙

# 晨報

消息敏捷 報道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廣告效力宏大  
刊費特別低廉  
如欲發展事業  
請登晨報廣告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一八號  
電話南局三〇五號

# 交通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分行：前門外西河沿